

## 毛泽东长征组诗的崇高美\*

景志明,龙 静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崇高的特点是:美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是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一种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sup>①</sup>毛泽东诗词中长征组诗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他的诗词充满了乐观主义与进取精神;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诗史结合、哲理入诗,具有崇高美感。长征组诗以阳刚之美为主,豪放大气之作见长;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使得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却又不乏文学涵养;一言以蔽之:毛泽东诗词极具崇高美。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长征组诗;崇高美

**【中图分类号】**A8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1-0056-04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文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诗人。在他创作并面世的六十七首诗词中,都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尤其是《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这七篇九首,这七篇九首被称为“长征组诗”,是毛泽东诗词中最璀璨的明珠,也是对70多年前那段峥嵘岁月的艺术再现。长征组诗诞生于内忧外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毛泽东本人思想斗争最强烈的阶段,尽管如此,这些诗词中仍不乏这位伟大诗人的乐观主义与进取精神、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诗史结合、哲理入诗。长征组诗以阳刚之美为主,豪放大气之作见长;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使得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却又不乏文学涵养。具体而言,长征组诗具有崇高美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冲突中的崇高美

崇高美的特点是:美是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是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一种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sup>②</sup>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世界政治、军事史上前无古人的壮举,当时,中共中央红军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中华民族的危机,当时日本强行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后,于同年4月17日发表了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民族危机空前。二是国共两党之间危机,当时蒋介石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关头,对后方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支持,反而更想将其消灭,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军

面临着必须突围的危急关头;三是党内危机,当时中共内部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已经发展到顶点,他们否定毛泽东所提出的应该突破敌人的包围、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正确战略思想,致使革命形式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三重危机成为了长征组诗中崇高美的精神基础和主客体矛盾冲突的条件,也是此时诗词表现中的精神内核。

比如在《清平乐·会昌》中,诗词采用的是“亦情亦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诗人把深沉的感情蕴藏于景色之中,“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以这样两句作为诗的首句,一开始就勾画一种黎明将至、视野顿开的豪迈气氛。“东方欲晓”四个字,既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它暗示出一个无限境界,即眼前便是豁朗的清晨,尽可迎着朝晖去领略晨曦中的黎明风景,给人以充满希望和追求的情绪。同时这四个字也是一语双关,表达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sup>③</sup>的意思,与当时矛盾重重的政治环境对应起来,表达了诗人在这激烈的矛盾斗争中的豪迈与崇高美,也表达出了积极的乐观精神和高尚的革命理想。

还有《十六字令三首(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中,以“山”字开头,突兀而新鲜,接下来“快马加鞭未下鞍”一句,跳荡着紧迫的节奏,传导了高昂的情绪,精炼的写出了“我”及战友们的行动。“惊回首”的描述之后,诗人毛泽东抒发了“离天三尺三”的赞叹,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山势之高,巧妙地借用民谣的句子入词,既通俗又形象。表达了山是这样高,而“我”却骑马疾驰于其上,处于主体的“我”和处于客体的“山”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是

收稿日期:2014-01-15

\*基金项目:西昌学院科研课题“毛泽东诗词研究”(项目编号:ynssqd0902)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景志明(1956-),男,四川三台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教育研究。

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这是何等的雄豪，就这样，把红军战士们不顾千难万险，扬鞭猛进的革命情怀凝练在了纸上。在戎马倥偬的长征路上，还有“闲情”去欣赏山容，赞美山魂，可见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的非凡气魄和坚定的胜利信心。一个在紧张、复杂的局势中能够应付自如、指挥若定的英雄形象，已隐隐耸立在字里行间了。

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的注释中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在那困难重重的历史大背景下，他写下了“雄关漫步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诗句，写出了红军藐视困难、敢于向困难做斗争而且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雄关”是说牢不可破的关口，们“漫”和枉然是差不多的意思。不管“雄关”是不是如钢铁般牢不可破，看我们的红军就这样从容迈步，从山头上越过去了。

此外，在这七篇九首诗词中，处处可见审美主客体处于矛盾激化中，在这矛盾和对立中，产生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是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一种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崇高美的审美感受。

## 二、乐观主义与进取精神

毛泽东诗词中总是洋溢着浓厚的乐观主义精神与进取精神。在《清平乐·六盘山》中，“不到长城非好汉”七个字，连用两个否定副词构成双重否定，大大加强了是豪言壮语亦是誓言的决心和力量。这既激励指战员继续奋勇前进，又集中表达了红军坚强的革命意志、勇气和共同决心，是对红军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的深刻艺术概括。对当时张国焘的逃跑投降主义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和有利的斥责。直至今日，这句闪耀着革命壮志豪情的警句，已成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格言，影响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而将这种份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是诗人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七律·长征》来源于生活而远远高于生活。这首诗的题材是从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现实生活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但是一切艰难和牺牲都不提了，只表达胜利的喜悦和对于艰难牺牲的蔑视。全诗八句，一气贯穿，全用白描。感情一泻直下，调子轻快，十分自然，是既有朴素流畅之美，又含工整高华之美。当时红军穿过五岭山脉进军，上有国民党的飞机盘旋，后有国民党追兵，前方亦有堵截，十分艰苦，然而毛泽东却用了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表达了

“敌人不在话下”的意思，对于红军而言，五岭山脉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就像是地球上起伏着细微的波浪一般。至于“乌蒙磅礴走泥丸”，横亘在云贵两省之间的乌蒙山脉，在诗人和红军眼中，那只不过是大地上的滚动着的泥丸罢了，接下来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是描写金沙江和大渡河天险的，诗人却用“云崖暖”、“铁索寒”来蔑视这样的困难，何等轻松。红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被迫翻过终年积雪的岷山，前方还有激战等待着红军，诗人既不叹息过去的困难，也没有写后面剩下的困难，只是用轻快的诗句煞尾：“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回过来再看诗的开头就定下了基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只等闲”三个字就把藐视一切困难的态度表明了，诗人以如此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写艰苦卓绝的长征，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心中的那份乐观精神和进取精神。

## 三、阳刚之美

阳刚之美是长征组诗最为凸显的特征。中国美学类型最基本的划分即是“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这种审美分类最具代表性的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其中有“雄浑”、“劲健”、“悲慨”、“豪放”、“流动”诸品显示了“阳刚之美”。在西方，对“阳刚之美”极为推崇的是古罗马时期的朗加纳斯。总而言之，阳刚之美主要体现在意象富有动感和张力，随时会表现出急剧的变动。其次，意象大都粗犷有力，富有震撼力。最后，所选意象大多宏大开阔，非同凡俗。而在毛泽东诗词当中，阳刚之美则是其诗词风格的主旋律，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动感之美

阳刚之美首先是体现在意象富有动感和张力，运动之美也是阳刚美的一种。长征组诗中不存在静态的或雕塑式的人物和静态的或写生式的景物描写；毛泽东诗词，尤其是长征组诗当中的景和物，多以动态为主。9首诗词分别用了踏、接、指、看、刺、拄、叫、迈、腾、走、拍、阅、裁、遗(wèi)、赠、还、望、卷、缚等传神的动词，这些动词的灵活使用，极大地开拓和深化了诗词的意境。在《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中，“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前句写景，后句叙事；一句写静，一句写动。景事交融，动静辉映，生动逼真，如临其境。“大军纵横驰奔”一句中，“大军”透出自信，“纵横”描述了我军战斗的英勇、灵活及作战的疆域，“驰奔”体现了行动的迅猛。这里“纵横”二字格外传神，把我军长驱山水二

万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形象推到了读者面前。《清平乐·六盘山》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诗人毛泽东把具有强烈反差的感情色彩的诗句，错综交替地组织在一起，使全词呈现出起伏跌宕的节奏和疏密有致的变化。这种相映成趣的安排，大大加强了这首词的艺术魅力和感人效果。

此外，这七篇九首的长征组诗擅于从动态中制造美感。在《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乌磅礴走泥丸。”巧妙的用了一个“走”字，把本来静止的乌蒙山也变得活了起来了，不仅想象新奇，还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在《十六字令（其三）》中，“天欲坠，赖以拄期间。”的“拄”字，写出了支撑之意，在这里，毛泽东暗用了一个典故。《淮南子·天文训》记载，远古时代，共工和颛顼这两个部族首领争帝，搏斗时，共工怒而撞击不周山，使得天柱折断。毛泽东隐喻此意，说天空赖有山的支撑才不致堕落，借以表现山的雄伟、坚强，使得诗词具有了动态之美。

## （二）意象阔大

毛泽东在长征组诗的数词上追求“万”、“多”，在意象上好作“逍遥游”。其笔下出现次数较多的自然物，以“山”（包括“峰”“昆仑”）为最，共9处，“天”（包括“宇”“空”），共7处；“风”次之，共3处。水景中最喜用“海”（2处），“江”（2处），“水”（2处）。比如在《十六字令（其二）》中“倒海翻江卷巨澜”中，毛泽东把群山想象为“倒海翻江”的巨浪，作为“奔腾急，万马犹战酣”的背景，两者映衬，极为壮观。对山的想象是虚笔，对万马奔腾的描述是实写，虚实结合，构成了一个激荡、壮阔的艺术境界。在《十六字令（其三）》中“刺破青天锊未残”，“锊”集剑锋。诗人毛泽东把山比喻为剑，说它虽然“刺破青天”却“锊未残”，形象的展现了山峰的峭锐、坚挺及其高耸入云的势态，着笔神奇。还有《念奴娇·昆仑》的开头“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就像巨人挥手，气势磅礴。一个“莽”字，点活了昆仑的崇山峻岭：它横亘太空，巍然耸峙于世，历尽了人间的历史变化。接着，词句如奇峰突起：“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千秋”，是一个人概括数词，指千百年甚至几千年来，昆仑的功过是非有谁能做过评论？只有今天的革命者才会进行评价。以议论的笔法结束上阕，并暗示下阕的发展。在《六言诗·致彭德怀同志》中“大军纵横驰骋”，也是写红军长征战胜险山恶水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

的艰难险阻。”但自从红军渡湘江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重新统帅红军，运用了大规模游击性运动战，料敌入神，行动自如，克敌制胜，转危为安，胜利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样的词句在这七篇九首中随处可见，可见其诗词的崇高之美是如此的名副其实。“大军”透出自信，“纵横”描述了红军英勇、灵活及作战的疆域，“驰骋”体现了行动的迅猛。这里“纵横”二字格外传神，把红军长驱山水二万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形象推到了读者前面。这句诗使我们感受到了诗人的伟大胸襟。豪迈崇高的意象在毛泽东的诗词中随处可见，在这七篇九首长征组诗中，让我们感受崇高美的同时，也被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襟所折服。

## 四、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毛泽东在三重危机深重的年代，身负革命重任，肩负艰巨使命，然而在革命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的影响下，所写的诗词中都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也很快奠定了他在全党中的领导地位。他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他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建国后一段时间的革命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他身上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革命战争的生活经历，再加上他丰富的文学修养和对填词一道的深厚功力，以及天赋的才华，使他成为以写词为主的、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在《七律·长征》中，全诗8句，一气贯穿，全用白描的手法，感情一泻而下，十分自然。还有《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起首两句，仅十个字，便绘出一幕“西风凄厉，雁声嘹唳，霜华满地，残月悬天”的战地场景，将特定的时间、地点的那种紧张、严肃的气氛生动地渲染出来。接下来的“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则极有气势地写出了列队疾驰的战马越过天险时的雄姿。通过凛冽的西风中军号吹奏的低沉悲壮、飘忽不定的音调，烘托出战地一片萧杀气氛。这就把急速坚毅地驰越娄山关的红军雄姿有声有色的描绘出来，真实的再现了红军战士慷慨赴敌的英雄气概和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下半首，“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两句，是全诗的主题和灵魂，抒发了红军战士和诗人不畏艰险、不畏挫折、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从头收拾。毛泽东诗词是宏伟的史诗，

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历程。这些史诗般的作品,既大量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不乏浪漫主义的神来之笔。诗人把二者有机巧妙地结合起来。毛泽东诗词创作与他本人所倡导的创作方法相一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毛泽东诗词在浪漫方面主要表现为:想象力丰富,大量借用神话传说、故事等。例如,《十六字令(其二)》中“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犹战酣。”天马行空的想象表现出了毛泽东大胆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念奴娇·昆仑》中,“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将当时的时局化为神话故事的情节进行描写,把历史、现实、理想的内容超时空地融汇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新境界。写历史时,诗人着眼于现实,让历史成为时代的开端;写现实时,诗人揭示未来的理想境界;写理想,诗人又将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使毛泽东诗词成为一个

和谐的艺术整体。

## 五、结语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在整个思想文化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要创作出崇高的艺术,要求艺术家必须具有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格包含崇高的思想和崇高的感情。毛泽东一身兼具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襟怀与才具、军事统帅的坚毅与刚强、哲学家的思辨与睿智、农民的质朴与倔强、诗人的浪漫与豪情等特质。其长征组诗所反映出的思想、情感,是毛泽东伟大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诗歌艺术美的最高境界。是我们对青年人进行长征精神教育、无产阶级人生观教育、美学教育、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教育的“精装版精读教材”,因此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培育的长征精神和党的优良作风,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永远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地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景志明.艺术需要崇高[J].四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 ②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1] 李子建.毛泽东诗词美学新探[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3.
- [2] 景志明.艺术需要崇高[J].四川: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 [3] 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
- [4] 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5]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6] [日]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7]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 [8] 杜梨均.二十四诗品评注评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9] 刘刚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 [10]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 The Sublime Beauty about Mao Zedong's Poems of the Long March

JING Zhi-ming, LONG Ji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 features of Sublime beauty is: Beauty is the main object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conflict. It has an overwhelming powerful force, and it is an irresistible strong momentum. Often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a rough, stirring, energetic, majestic features, giving aesthetic thrilling experience. The Long March of Mao Zedong Poems Poetry occupies a special place, a unique artistic charm, his poetry is full of optimism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and realism coexist; epic poetry combine philosophy into poetry, with sublime beauty. Long poems mainly to masculine beauty, known as the uninhibited atmosphere; elegant and popular combination of catchy but makes no shortage of literary verse reads conservation; nutshell: Mao Zedong very sublime beauty.

**Key words:** Mao Zedong's Poems; the Long March Poems; the sublime beauty

(责任编辑:董应龙)